

记著名中国画画家丁鸿章先生

周杏生

去年的八月底,丁先生在北京病逝。在之前,由于病情较严重,即由南通转北京治疗,哪知却由此跨鹤西去。当时在南通和高邮都引起了很大震动。南通市美协主办,有一百多人自发参加了追思会,《南通日报》《江海晚报》整版刊载了追念先生的文章。大家一致盛赞先生高尚的品格,精湛的画艺,纯洁的为人,是南通有名的“人好画也好的好人丁”,真是“哀思绵绵,泪水连连”。在高邮,亲朋好友和高邮的文化界都反响强烈,都在自由组织活动、文艺沙龙等,怀念丁先生,对他人品的高洁和艺术的纯粹都给予了一致的赞同和钦佩。

丁鸿章,江苏省高邮市人,1945年生。他父亲在高邮南门经营自家的很像样的一个饭店,叫“福来饭店”。幼年的丁鸿章即喜爱绘画,少年时,经常在店堂的柜台账桌上为顾客画画,结果主客皆乐。1961年,16岁的丁鸿章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附中,这在当时的高邮,对于艺术类是非常稀奇的。在南艺附中四年后,即转入南艺本科。中途由于运动,一直未能毕业。也就是说,他在南艺所待的时间是很长的,他所接受的绘画造型训练,基础是异常厚重而扎实的。在校期间,他经常有画作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,在学校和家乡高邮总是引起一片欢乐。由于院校搞运动,他的言论也太实在,他被下放到海安老坝港乡参加劳动,后来调至海安文化馆画陈列馆展板,以后就在文化馆从事美术创作:展览活动以及群众美术辅导工作。他对人对事,对工作、事业总是倾心相待,他深深地热爱这片土地,人们又深深地热爱他。1983年,他调至南通,在南通日报社从事美术编辑,成为了一个报人。南通组建美术馆,他任南通美术馆副院长。他曾为《江海晚报》32位同仁绘其肖像,并成为漫画,他不用照片而凭自己的印象默画,个个性格毕现,惟妙惟肖。昔日,以画马著称的“百年巨匠”徐悲鸿,在他年幼时家里来人,而他父亲徐达章不在家,当父亲回来后,他又说不清来人是谁,小小的徐悲鸿拿出一纸头,寥寥数笔画

出这个人的形象,父亲一看,恍然大悟——“噢,原来是他。”丁鸿章则是用两个晚上的时间,凭记忆画32个报社的同事,于1993年底在晚报刊出,立即好评如潮,影响很大,大家众口一词,赞扬他高超的技艺,精准的造形。

纵观丁鸿章先生的绘画,他主要钟情于国画人物画,另外,他也有国画山水和草虫,报上的插图点缀,宣传画、连环画,他还画陈列馆的展板,布置大型展览等等。他的国画人物画清丽俊逸,多取方形构图,人物和前后景的枝叶、石块等关系十分协调,穿插而不松散,即使是空白也不空。他的“虢国夫人进宫图”是吸取唐代的绘画风格,典雅概括有高古气息,而近古时代的侍女、高士画,则运笔自由,注重墨韵,往注意到笔不到,一笔下去,有浓淡又有形,同时又蕴含作者的意趣,因此笔笔见分晓,无空笔、废笔。他的国画山水,实际也是中国的风景画,别具特色。有代表性的就是“通州四景”,也就是南通的街景、风景画四幅。他采用的是现代水彩画的构图,而非传统山水画条幅的构景方式。在画中,我们看到的是树和楼房,或者建筑物。对于近景的树木,大致是传统的用笔,而中远景楼房或者建筑物的用笔,基本是直线,但有虚实而不显刻板。作者运用透视,将远近各组景物以街道或水面作穿插,其用笔多样而天衣无缝。尤其是其中的一幅,以纯墨笔画近景大树,墨沈淋漓而有度,实为大家之笔。远景高耸之塔楼穿插其上,而下部街面的市内车和一对行人安排有致,与整个景物特别协调,给人带来美的享受。

对于画钟馗,他是信手拈来,钟馗手执折扇,扇面上画有牡丹,并且还题上款盖上印,极富意趣。还有他的草虫画,一螭蛙蹲葫芦之上,活脱脱欲跳出画面,极其生动,看似像齐白石,其实不然。葫芦藤叶的画法具有南方人的风味,而款字则是他自己的。先生的国画人物画,不但有古典的,也有现代的。对于现代人物,他画过修自行车的老工人胡汉生,是运用他科班出生的

学院的深厚素描基础来造形的,笔墨线条服从于形的表达,另外一幅叫“夜风寒”表现大妈的,以跳动的用墨来体现形体衣褶,具有闪烁的节奏感。丁鸿章是一个全能型的画家,除此以外他又有宣传画,年画的发表,适合大众化的欣赏。他还创作了连环画十几部,在“万花筒连环画报”和“连环画在南通”多有登载,另外就是单行本发行,数量之多,翻来翻不过来哩。他有一则连环画,叫“成阳肋借梯”,“成阳肋”是一个古代的人,发生火灾时到邻居家借梯,因遵循礼节而耽误了时间,房子却烧成了灰烬。在这里,他吸收了汉代画像砖的人物造型,黑白对比概括,显得古朴苍劲。说明他的绘画创作手法是多样的。

丁鸿章的书法,一般是行草书居多,整个章法参差错落,穿插有致而连为一体,就如同他的国画。据笔者粗浅的认识,有明清之际王铎的行草书的影子,有些书法还有北魏碑的雄强用笔,很多也融入到他的画中。

丁鸿章老师在1997年应邀来家乡高邮办展览并讲学。高邮美协同仁以及画界其他朋友及同事们都出席参加了,大家济济一堂,热情高涨,是在一个大酒店的楼上会客厅。丁老师的画成排地挂在墙上,有一些未经装裱,主要是国画古典人物画,画展的质量是极高的,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。我们看到,丁老师的画既有现代感又有传统修养,他对于章法特别讲究,这也可以看出一个科班出生的艺术家的艺术素养。他对于画面的组织结构和整体效应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。我想,画作如再行装裱,效果还会更好。大家围着桌子座谈,丁老师没有像作报告式的那样的套路,而是极其随意地漫谈。他是那样的谦虚,他总是说,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可谈的,在艺术上真的是一般般,有时候往往像个打杂的,很多事都可以干。他所说“打杂的”,在我们的理解就是全才,艺术思路广,技术手段多样。作为“报人”,在办报上他费了很多精力,但也拓宽了他的艺术。当时说话随

意,甚至我们还可以在旁“窃窃私语”几句。在说到他个人经历时,便娓娓道来,显得很风趣。他说,在南艺历经“文化大革命”,以前毕业的已经离校,下面也停止招生,变得教授多学生少,往往我们一个学生就有几个老师教,由于运动,我在校的时间是很长的。他从来不标榜自己,总是说艺无止境。我们又在文游台聚集拍照。那一次的丁老师来是难忘的,大家如坐春风。后来丁老师又受家乡之邀,来高邮为书画函授授课,是在赞化学校,当时学校门口拉起了横幅——“热烈欢迎著名画家丁鸿章先生来我校讲学授课”,横幅面对东来西往人群的府前街,影响很大。故乡人民深深挚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艺术家,而先生则以自己的笔名“孟城子”在《江海晚报》《南通日报》上发表文章,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眷念之情。我与丁鸿章老师没有接触,也就是1997年先生来邮时参加座谈会和拜读画展。文革期间,丁鸿章老师在家乡高邮为总工会绘制巨幅毛主席像,有2层楼高,气魄雄伟,故乡的人们均盛赞不已。他在传统文化方面有很深的造诣,被友人和同道们誉为“画家中的才子,才子中的画家。”

在我童年时就知道丁老师考上南艺,内心一直是倾慕的,我和丁老师的兄弟是很熟悉的,都知道丁老师在艺术上的奋斗精神和高尚的人格。1979年,我作为知青招工回城,一开始的一年多是在丁老师家的被公改了的饭店上班,公改后原来的“福来饭店”改为“运河饭店”。我常常了解丁老师在外地的艺术活动。在他的画中,没有市俗气和市俗气,是纯粹的艺术境界,“真、善、美”的确切体现。在文革后,南艺缺少教师,先后两次商调,调丁老师回南艺任教,但地方舍不得放,而他与那里的人们有着深厚的情感,去不去也无所谓,他也未努力,因此作罢。不过,这也不妨碍他艺术上的追求和造诣。

丁鸿章老师的为人为艺是我们永远的楷模。

怀念二哥丁鸿章

丁红林

不知不觉,二哥丁鸿章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。一年多来,二哥的音容笑貌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。去年四月,鸿章兄发热不退,住院治疗。南通大学附院诊断为骨髓异常。丁丁立即将父亲接到北京就诊。在北大人民医院诊断为骨髓异常综合征,是白血病的一种,很是凶险。在京治病期间,我们多次视频通话,交流病情及治疗进展,我邀他病愈后来嘉定(我常住嘉定)看看韩天衡美术馆、陆俨少艺术院。还有为他的挚友肖维琪先生设计装帧的新书出版了,赠书还有待转交等等。他说他知道他的病情,他不怕他死,自己这一生很满足,兴趣爱好与职业高度契合,是上天的眷顾。有那么多的好朋友,一辈子与书画为伴,很幸运。不料,八月三十一日,病情突然急转直下,终于不治,我们尊敬崇拜的二哥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鸿章兄自幼喜画画,表现出很高的天赋。1956年以前,我们家在高邮南门外开福来茶酒馆(现运河饭店前身,《高邮文史资料》记载为百年老店。我父亲为高邮第二届人代会代表,第二届工商联委员),很有些名气。不到十岁的二哥在父亲的账桌上画画,画什么像什么,那些吃客排队等他的画,得到后才满心欢喜地离去。

一九五六年对资改造,公私合营,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如以前了,买笔墨纸张要

钱,结果就是家里的家具遭了殃,家具上的铜饰件呀、铜把手呀等等都被他撬下来卖钱,买绘画材料。

一九六一年,鸿章兄凭着天赋和勤奋考上南艺附中,时年五十岁的母亲毫不犹豫将十六岁的儿子送往省城读书求学,这是何等眼光与胆识。

在南艺读书期间,《新华日报》时有他的作品发表,每每此时,朋友、熟人就会将报纸拿给父母亲看,羡慕之情自不必说,我们全家的骄傲也溢于言表。

一九六四年,我父亲收到寄自江苏涟水的一封信,很是诧异,拆开一看才知道,其时鸿章兄正在涟水搞社教运动。因敢于直言,为老百姓说了真话,得罪了一些人,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。这封信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写的。他们感激丁鸿章的仗义直言,对其所受委屈表达歉意,更让我们放心,他们会保护好鸿章的。我们阅后,既担心又感动。文革中,鸿章兄又因直言“文艺应坚持毛主席‘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’的双百方针,不能仅有几个样板戏”而被人无限上纲,扣上了反对样板戏的大帽子。

大学毕业后,鸿章兄分配到海安工作。一九八〇年,我就读泰兴卫校,假期到海安,见他的同事,还有一些草根朋友亲切地称他为“丁工”,我很奇怪,不称老师称“工”(工程师)?原来在海安,全国样板“角

斜红旗民兵团事迹展馆”及“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”“广交会”等有关江苏、海安内容的布展,皆由鸿章设计、施工,这是个艺术加技术的活。他的专业素养、动手能力折服一同工作的同事,“丁工”由此而来。一九八三年,鸿章调南通日报社工作,任新闻部副主任,美术摄影部主任,因其深厚的国学文字功底及敏锐的新闻直觉,写了不少政论文章,针砭时弊,为同仁及广大读者所津津乐道,他的人口、画品、学识在南通宣传、报业、文艺界有人口皆碑,被大家尊称为“丁公”。至此,“丁工”“丁公”和谐于一身。

鸿章虽长期在外地,但仍有着浓浓的家乡情结,有关家乡的一些活动,只要条件允许,都会积极参与。记得有一年,南通供电局与高邮供电局开展联谊活动,南通供电局邀请鸿章和几个南通书画家随行。在高邮供电局,鸿章和南通来的书画家挥毫泼墨,现场作画写字,而大部画作上配诗题跋却是由鸿章完成。当时,我的朋友王卫兵亦在场,他请鸿章给他画幅肖像,鸿章即铺纸蘸墨,看了王卫兵几眼,不打底,不勾线,挥毫作画,十多分钟,一幅国画人物肖像跃然纸上,刻画准确,生动传神,引来全场一片惊叹之声。

在我们的大家庭中,少不了鸿章的关心、帮助。刚出来工作时,他的工资有一半寄回家,贴补家用。我的四哥丁红昇读初

中时,因家庭成分不好,受歧视,情绪低落,他知晓后,给四哥的班主任写了一封信,论述家庭出身与个人的辩证关系,请他关心因此而受歧视的学生,给四哥以鼓励,放下包袱,好好学习。后来四哥考上南航大,并留校任教至副教授。

记得有一次,我与鸿章闲聊,他问我“男女上衣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”我说“花式、颜色。”他微笑摇头,我又说:“那是收腰设计?”他又摇头,见我茫然,他告诉我“是门襟,男式右里左外,女式是左里右外,我们画画的,如果画错了,就成了笑话。这是因为古代,皇宫里,皇后、嫔妃们穿脱衣服均由别人侍奉,为了方便顺手,就形成了这样的式样,并延续至今”。我明白鸿章是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们,细致的观察,深入的思考,准确的描绘是研究学问的基本素质。

鸿章兄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榜样的作用,在他的带动下,我们都很努力,取得较好学历。在各自的工作中也算小有所成,及至下一代都拥有较高学历,鸿章兄对家庭的贡献是历史性的。

天穹为幕,云彩作色,愿在天堂中的鸿章兄尽情挥洒他的画笔,绘出鸿篇巨章,待我们兄弟相见时,定能捧出无比绚丽的画卷!

二哥丁鸿章,我们永远怀念你。